

第四章 佛經「古漢譯」錯譯、增譯、漏譯、異譯之音譯與意譯問題

本章以嶄新的思考方式、方向與證據，打破近三千年來佛經的神話（研究與研讀的窠臼）及梵文「古漢譯」錯譯、增譯、漏譯、異譯之音譯與意譯問題。

於今若仍堅持「五不翻」，是「五不知」的藉口，甚為不智。有謂「古來五種不翻（譯），一.『多含』不翻，如婆伽梵含六義等。二.『秘密』不翻，如神咒等。三.『莊重』不翻，如般若等。四.『順古』不翻，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五.『此方所無』不翻，如閻浮提等」。

由此可見，古來即有人提出佛經漢譯上的如上述五種瑕疵問題，且也於佛曆612年，西元68年，後漢明帝永平11年，竺法蘭譯「佛本行經」五卷，創漢譯佛經之始後，即有後人對同一佛經之同一或不同版本重新翻譯，如鳩摩羅什、法顯、唐玄奘等。故，何來「古來五不翻」，也由此顯見，提出「古來五不翻」一文之偉大創造者，其對中國「古來」的佛經漢譯史與演變之無知而已。

依其理由顯示，其所謂「五不翻」之「翻」，係意指「意譯」，亦即，上述五種情況之梵字，只能「音譯」，不可「意譯」。故，以此「古來五不翻」一詞，暗示古漢譯佛經中，有令丈二和尚七葷八素、顛倒眾生的無數「音譯」異譯字詞，乃屬「理所當然」之意。甚且，意指弘法者不知其「音譯」、「意譯」之字義，或誦讀佛經者不知其「音譯」、「意譯」之字義，只糊裏糊塗地，依照「音譯」字詞誦讀，亦即「唸笨佛」（傻呼呼地拈香隨拜），也屬「理所當然」之事。此也可謂為典型的「中國式佛教」之悲哀，此又是孰令致之，弘法者也，因弘法大師本身就如此無知也。

但不知由何人，於何時、何地，對要求重新翻譯佛經之建議，或對古漢譯佛經各種瑕疵問題之批判，提出上述似是而非的答覆或結論，但時至今日若仍堅持此「五不知」之見，實令有識之士不敢苟同，且浩嘆其無知與不負責任。

今願以如下述之關鍵字為依據與證據，試對此古來「五不翻」之理由，重新加以檢討。試問何字僅只一個含義？而今之佛教咒語，也不外乎係藏文或梵文，就藏人與梵人而言，有屬老少婦孺日常用語，並非密語密碼，為何藏人或梵人可用可知，

而華人不可用不可知其意義，不知其義，則如何或為何知其神秘？

且佛經字字為莊嚴神秘佛法真言，則無字可翻可譯可註可釋，不（可）翻譯又如何註釋，不（可）翻譯，為何可註釋，又不（可）翻譯，為何可發行佛經辭典註釋，古時未翻譯、不翻譯、錯譯、漏譯、增譯之原因，純在於歷數百年無數口述轉述者之文化、學識與理解程度之差異，有意、無意的增刪字詞，及翻譯者對梵、漢兩種語文能力有所不逮，與古梵文之失傳，又無梵漢辭典可查閱，所致的結果，當可諒解。

但絕非有任何理由不可翻譯也，否則為何唐玄奘等古僧，可就同一佛經重新翻譯，否則除用字之簡繁、長短、多寡、內斂與外延之外，翻譯與註釋之差別與真義，其本質何異，又古來即有十數或數十種不同語文與用字版本，而「順古」不翻，則應順古今中外何國何版本之古，原因何在？若然，則必落入食古不化，盡信書不如無書，駝鳥與愚民心態之窠臼。

中國佛教徒常誦唸的中文《金剛經Diamond Sutra》是沒有佛陀「放光作怪」的智慧經典，就有八種版本，《心經》也有十一種中文版本。以中文《金剛經》為研究的法國青年博士班研究生孟承書先生就發現《金剛經》各版本中計有一百多處值得爭議的地方，已於1999年博士論文通過公開之。如鳩摩羅什所翻四句偈：「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後來元魏時菩提流支所翻的，接著增加了；「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代時真諦所翻接增是：「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為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

◎密咒若不可翻，行者必不能觀想，必不得相應。

義淨晚了玄奘三十一（另說四十二）年後，在印度那爛達寺院學密，回國翻譯了不少密教經典，就有翻梵為漢的例子，義淨是密教的專家，應無違犯情事。若不可翻，則阿闍梨也不可解釋咒意，行者必不能觀想，必不得相應，即至現代若仍堅持「五不翻」之說，實是未學、不知者之推辭。

貞觀元（另說是三）年玄奘偷往西域時，為能安全渡過流沙河，即一心念誦《般若心經》。或言長安當時已是國際上之大都市，通梵語者比如今日懂英語者般眾多，且多人主張應該進行語文改革，有廢漢語獨崇梵語之說，畢竟亦屬少比例崇尚梵者之言而已。

藏王赤德松贊Khri-lde-sron-btsan時，鑑於前代所譯佛經詞語不確切、不統一，

譯文常失原義，且不夠通順。便集合印、藏諸大師釐定譯語，定立翻譯規則，並將舊譯諸經重新翻譯。其極接近梵文原文之「直譯法」比漢譯佛典之「意譯法」強了許多，也有重譯的情形，故中國佛典實有檢討的必要。

元朝鼎盛時期，元世祖發現西藏與漢地經教，音韻不同，疑其有異，便下令由政府出面在大都興教寺，作了漢、藏大藏的對勘，歷時兩年餘才完成，並發現了《安宅神咒經》、《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大佛頂首楞嚴經》等是中土編造的經典（見《中國密教史》第536頁；楞嚴咒其實是大熾盛光如來佛頂陀羅尼諸尊會）。即至清代，參與貢獻雍正得位意見的三世章嘉活佛，更奉詔編緝了一套《御製滿漢蒙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收集完整，加以正音，製作精美，今仍沿用中。

明末清初之續法法師曾著《（首）楞嚴咒疏》即已將朝暮課頌有關之咒語，作了解釋。並經筆者改編語譯本即本會印行之《唐譯密咒注疏》一書。時至今日，美、日各國學者、僧眾皆精通梵文、巴利文之際，不應再以「五不翻」作藉口，更應迎頭趕上才是。

又語文之神秘或真言與否，純存乎一心，心誠徹悟則靈，故何者應翻與不翻之疑議，當不在於上述「五不翻」之理由，但極可能在於提出此「五不翻」理由者之特殊考量或神密之藉口而已。更何況古今中外對同一佛經已有數十種翻譯版本，數百種註疏或註釋版本存在，可見上述「五不翻」之理由，誠屬不通，恐是只想安於現狀之憾，但願有知過能改之大勇也。

由下述關鍵字之梵音、梵字，日、英、法、德四國佛經研究學者所翻譯與漢文翻譯字詞之中英文意義，可見迄今數千年來，同一佛經，中外有數十種版本，表示自釋迦牟尼佛滅度後數百年後，已歷經數十數百代人轉述與翻譯。

故不論音譯或意譯，用字與內容等等各方面，同一梵文字詞，在同一佛經或不同佛經中，都有數種或數十種不同的中外「音譯字詞」或「意譯字義」，都各互有歧異，有的「音譯」字詞與梵字之字音相差甚多，有的「意譯」字詞被玄化，神化，或擬人化，有的平實理性，有增有減，有的與梵字之字義謬誤相差千萬里，易令人混淆不清。

即使也可懷疑日、英、法、德等四國佛經研究學者（另依華宇出版社日本學者水野弘元著《巴利文法》所言，為西元1820年英國駐尼泊爾外交官所發現），依其於下述「佛教、佛經、譯經、佛學辭典之重要沿革簡述」一節所述時間，亦即，1891年以後，於中亞（尼泊爾，于闐或龜茲）所取得之世界唯一僅存之梵文佛經，所出

版之辭典梵文字義，也因古梵文已滅千年，而可能有錯譯或漏譯之情形，但如下述及「關鍵字」所列各字詞之「漢譯」字義，可見不同佛經或同一佛經前後或同一佛經不同人翻譯之版本中，對同一梵文字詞的「漢譯」字義本身，即可發現數種或數十種的不同譯文字義。

且由《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在每一字詞之各「漢譯」字詞字義，列出其出典，對同一梵文字詞所做之數種或數十種「漢譯」字義本身，即自相矛盾，且相差千萬里。

有些「梵英或英漢或漢英辭典」與「梵英或英漢佛經譯文」之英譯用字、字義及文義，也因各國人之間互相問道有無，因互相間之語文溝通不良，以致甚為離譜，真可謂數千年來文化混雜交流後，闖出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不同的天空。就以中文「加持」一詞近年有人翻譯為「adding and holding」完全與原意相差太多，就是一例。

《楞伽經The Lankavatara Sutra》連續三句偈強調：「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有、無兩字大師們卻解釋說：「正智契於如如之理，非有、非無，有何可得？若有可得，就不是正智。」無智興悲是大希臘化的計謀。若達摩攜來此經，只是要教中國人「不得無有智（慧），而（亂）興大悲心。」是否翻譯時倒置了，也有待考證。又說，山河大地、星球宇宙是「唯識所現」，「唯」之一字應該是「探究、深究」，係我人腦識感收，才能知外境之一切，比較容易讓人體會《唯識學》的說法。

雜密經典《尊那佛母曼陀羅儀軌》中出現有明蛇使者，法本讚曰：「明蛇使者大菩薩，天醫內院顯威靈，消災除病救眾生，弟子一心皈命禮！」我們知道希臘醫術是世界鼻祖，醫界的符號就是兩條蛇纏繞的節杖，源自眾神的信使墨丘利Mercury所持有的雙翼蛇杖，相信明蛇使者是源自希臘。（連現今大學的學士帽、服都是源自希臘。）

例如，Sattva一字，古漢譯音譯為[梵音]薩埵，而英、日、法、德等國學者，依梵字研究其字義為「有，存在（之人事物），實在（之人事物），本質，性質，性分，性格，existence，reality，principle，property，character，nature，personality」，而「古漢譯」竟然在數十版本的佛經中，「意譯」為「堅強的性格，精力，決心，勇氣，善，精神，生氣，生命，實物，實體，事物，有相，力，勇（健），喜（樂），剛決，猛健，情，（順）境，事，心力，生物，動物，幽靈，惡魔，妖精，人，彼，他，眾生，有情（者），眷屬，黎庶，寮庶，含識」等三十九種全然風馬牛不

相關，且怪誕的「異譯」字義。

Buddha[梵音]佛陀，浮圖，浮屠，勃塔，母馱，沒馱，佛：[梵]醒，開花，開悟，賢明，著名，被肯定，awake，blossom，penetrate，wise，famous，affirmated。

[漢譯]覺，覺悟，解，聰慧，已成佛，學者，明人，覺者，如來 so-come，佛如來，世尊，正覺，right penetration，became Buddha，scholar，penetrator，Buddha，人間已圓滿證悟佛教者，a Buddhist consummate penetrator in this secular world。

Bhagavan（男），Bhagavat（男），Bhagavati（女）[梵音]薄伽梵，婆伽婆，發葛幹諦，婆哦縛帝：[梵]幸運，受惠，應崇拜，應尊敬，有神性的，尊嚴的，著名的，神聖的，尊者，lucky，favored，to be adored，to be respected，deifying，with godhood，respectful，serious，famous，sacred，reverer，Visnu or Krsna god（男神），Laksmi or Durga goddess（蓮花女神）。

[漢譯]（佛）世尊，有德，德成就，摠攝眾德，出有，出有壞，如來，佛（陀），本經文中尤指釋迦牟尼佛，a worldwide reverer，herein especially refer to Sakyamuni（釋迦牟尼佛），a Buddha。

又，如將梵字Tathagata，原「意義」為「如此做（進行、修行、奉行、遵行）（的人）」，或用於尊稱如此做的人，亦即「（先）覺（悟）者或人格完成者」，意謂著要把心恢復到如其（能質）的本來，但「古漢譯」卻簡譯為「如來、如去」，初期眾生被「如來如去」，而不知所云。

Tathagata [梵音]多陀阿伽度，多陀阿伽馱，多他阿伽度，怛他哦多，怛薩阿竭，怛他揭多，多拖阿伽度，怛達阿竭，荅塔葛達，怛佉議多：[梵]如此做，在如此狀態，如此性質或本性的，如此，do as it，under such situation，as such nature。

[漢譯]如來（so-come），如去（so-gone），如來至真，得如者，得真如成如來者，佛，世尊，佛陀，如所從來的（覺悟者），（a penetrator）as came before，a Buddha。

Tatha：[梵]如此，如斯，如其，如是，實如條件，依類似的方法，也，一樣地，as it。

[漢譯]如，此如，如是，如實，亦，亦爾，似，as，same as，as it，as truth。

Agata，agate，agati：[梵]gata，gate，gati 之相反詞。

Gata, Gate, Gati[梵音]嚙得，嚙德，揭諦、[梵]進行，去或來（到），發生，陷入，位於，時於，在…之中，包含於，依據，朝向，死亡，通過，經過，消失，失去，被剝奪，缺少，免於，沒有，依…製造，擴大，擴張，擴散，到達，告知，報到，往來，沿著，順著，依順，屢，得到，progress, go or come, happen, sink, at, in, on, include, upto, according to, toward, death, pass, across, disappear, lose, deprived, deficient, lack, exempt, none, make upto, extend, enlarge, expand, reach, notice, appear, exchange, to and fro, along, compliance, frequent, acquire。

[漢譯]行，已行，往，詣，咸詣，至，到，已到，入，涉，趣，住，在，住在，附在，處在，悉在，處，處於，居，遊居，止，住止，於中，了，徹，通達，證，行動，步態，消失，擴散，擴大，範圍，態度，前進，go, reach, into, involve, live, enclose, adhere, position at, stay, finish, penetrate, passage, access, prove, act, pace, disappear, expand, enlarge, scope, attitude, march, progress, go ahead。

又，如將梵字Arhat一字，原意為「有價值的人」，含有尊敬、敬禮、尊重、敬仰之意，以尊稱「覺悟者」，翻譯為「應受尊敬的Worthy of Honour」也很接近原意，但「古漢譯」卻譯為「應，應供」，解釋為「應該接受人天供養的」，做為佛陀十種名號之一。

Arhat[梵音]（阿）羅漢，阿羅訶：[梵]相當，值得，有價值的人，equivalent, worthwhile, valuable person。

[漢譯]應，應供（指佛陀十名號之一），must, Must be supplied for, 應尊。

諸如此類之「漢譯」錯譯字詞，依《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略計，約占本大辭典1600頁，每頁收錄約80個字詞，約十二萬八千個梵文字詞之半數以上，而就漢譯之異譯、錯譯字詞而言，每一個梵文字詞平均以五個字詞計算，即為十二萬八千個梵文字詞乘以五的六十四萬個字詞的半數以上，若以每個漢譯、異譯、錯譯字詞，平均在各種佛經中重複出現五次計算，則約有六十四萬個漢譯、異譯、錯譯字詞，乘以五的一百八十二萬字之半數以上，需要重新翻譯。

古漢譯佛經存在如此可怕而龐大數量的漢譯異譯、增譯、錯譯字詞，難怪於研讀佛經時，會令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令人七葷八素，眾生顛倒。

又，如「五蘊或五蔭或五陰或五眾」的「色，受，想，行，識」，依《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亦即，梵英、梵法、梵德辭典字義註解，「蘊或蔭或陰或眾」之

字義為：

Skandha, Skandhaka[梵音]塞建陀，娑鞞圖：[梵]肩，莖，幹，區分，部分，通路，道，領域，（文章）節，量，集合（體），shoulder, stem, trunk, division, part, portion, passage, road, path, way, kingdom, aspect, paragraph, section, volume, amount, unit, aggregate, integration。

[漢譯]蘊，陰，蔭，眾，莖，身，災，肩，智，藏，陰聚，臂頭，conceive, conception, mass, stem, body, casualty, distress, shoulder, intelligence, intellecture, collection。

Pantchaskandha, Pancaskandha (ka), Skandhakapancaka：[漢譯]五蘊，五蔭，五陰，五眾，五識[色rupa (form)，受vedana (perception)，想samjna (consciousness)，行karman or samskara (action)，識vi (d) jnana (knowledge)]。

亦即，「五種知覺，sense, sensation」，則「色」應為「視覺」，「受、想、識」雖各有微差，但都屬於一種「感覺或感官反應」，至少「受」之字義，絕對是「感受，感覺，知覺」，而「識」並非「意識」，而是「知識」，故以「色、受、想、行、識」稱為五蘊，在邏輯上顯然有瑕疵。

又此「蘊，蔭，陰，眾，識」，就梵字而言，係同一字，同義字，只是古漢譯之異譯而已，並無其他含義，但數千年來，中國之佛學家卻依漢文異譯分別說文解字，隨心所意、牽強附會地解釋一通，實屬一絕。

又，鳩摩羅什將Avalokitesvara逐字譯為「觀世音」，變成「聲音是用看、觀察、觀照的，而非聽聞的」，也令人覺得奇怪。先避諱唐太宗李世民改為「觀音」，也曾避諱貞觀而改稱「光世音」，唐玄奘將其改義譯為「觀自在」，是否歷代口述轉述或翻譯上有意或無知，也有待考證。但若以禪定、實修、內視去觀照腦部磁能的共振變化，便能察知腦中引起的聲音，這時音是要用閉眼去觀的。

若依梵文字義，則「觀世音」應譯為「觀察的神」，此也可能係源自希臘神話的「千里眼Clairvoyance」或「順風耳Clairaudience」。

又，依梵文性別，古佛像，及佛教、婆羅門教、耆那教、印度教有重男輕女之父權思想，致其神與菩薩都為男性而言，「勇猛丈夫觀自在」、「觀世音」為男性之各種多臂變化身，無非都想超越源自印度教主神濕婆或昆濕奴的各種變化，但不知何時起，成為女性，也有待考證。

古印度非常男性化的社會，是極其歧視乃至欺凌女性的社會，後來護持佛法的在家婦女，在盛行「般若」的南印度母權社會中變得很重要，於是有《勝鬘經》等女性成佛的經典陸續出現。而且初期大乘的女人成佛觀，認為女人必須轉為男身才能成佛。就連早期所譯淨土經典強調「國無女人」，表示西方極樂世界也不許有女性，直至魏唐兩譯法藏比丘之大誓願文，已刪除「國無女人」及「蓮花化生」之願。

後來，觀音在中國化為女身應與當時廣弘《妙法蓮華經一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samantamukhaparivarta》後有關（另一說：指武則天計畫作佛教女轉輪聖王時代的佛教造像活動，將觀音造成女相。唐代龍門石窟奉先寺大佛秀麗臉龐就是以武則天為藍本刻劃的；另或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西元817年，金沙灘魚籃觀音示現以後，女性觀音造形就流傳至今），此種異於印度之現象，且與藏密觀音純屬男性（度母才為女性）有別，卻是古代證悟的女性爭取女權證明。

現代比丘尼已開始質疑「八敬法」這種男女不平等條約，以及任何歧視女性的典籍內容，因為這些都違背佛法更高的正義，充滿「男性沙文主義」是自古以來最不正常的現象，有人認為「八敬法」之後出，非佛陀所制。由此可見深具文化偏見、性別偏見的經典，尤其是後來「結集權」與「解釋權」均掌握在印度男性僧侶中，千百年來的錯誤，也時至今日才敢質疑。伊斯蘭教女信徒，則更早提出反「男性沙文主義」的認知。

又，有將此純屬古漢譯之異譯問題的「觀世音」與「觀自在」，分別解釋為二個不同的菩薩，也是一絕。

Avalokita, Avalokite, Lok, Lokate, Rokate: [梵] 看，認可，注視，選擇，認知，瞭解，眺望，注意，展望，檢閱，探查，觀測，省察，透視，考量，考慮，關心，see, approve, aware, choose, recognize, understand, observe, perspective, prospect, parade, detect, inspect, survey, concern, consider。

[漢譯]觀，視，看，觀察，觀照，諦觀，遍觀，舉目觀見，見，顧（視），瞻仰，普遍觀察，觀達，觀察照見，觀見，一心觀，照見，顧望，顧盼，瞻，觀看，照，照見，所見，現見，觀見，觀照，瞻仰，所觀察，view, see, observe。

Svara: [梵]音，聲，噪音，聲響，回音，音調，樂音，母音，sound, voice, noise, echo, pitch, music sound, vowel。

[漢譯]音，聲，言，語，音聲，音詞，音韻，發聲，言音，sound, words, phonetic。

Isvara：[梵]能，有能力，所有者，支配者，主，王，侯，顯官，富豪，夫，最高神，婆羅門（梵天）神，Siva神，can，able，with ability，possessor，owner，director，host，lord，king，count，earl，richman，husband，highest god，Brahman god，Siva god。

[漢譯]王，自在，主宰，自在行，富，自在天，king，self-possession，god，rich。

Avalokitesvara：[梵音]阿唎耶婆盧羯帝爍鉢囉耶，亞略巴魯幾爹督勒呀，阿縛盧枳伊溼伐羅，耶婆盧吉帝，盧樓瓦：[梵]觀測（關心，探查，監測，注意，瞭解）聲音，

[漢譯]觀自在，觀世音（自在），觀（世）音，光（世）音，self-possessedly observing。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梵]觀測（關心、探查、瞭解）聲音的追求開悟者，penetration seeker specializing in detecting（concerning）sound。

[漢譯]聖觀自在菩薩，專長觀察透視自己與眾生本性自在的菩薩，name of a saint bodhisattva（a Buddhist with right wisdom but not yet consummate penetration in this secular world）specializing in self-possessedly observing and penetrating his own and human being instinct。

又，依梵文「舍利」是指屍骨，應與佛陀涅槃火化後遺骨—「堅固子」不同，雖同稱之，但不知由何人，於何時何地起，爲了何種目的與原因，凡火化後大大小小的動物屍骨，花花綠綠之附有肉體原有或治療藥用金屬之骨花，也通稱爲「舍利子」。

許多類似米粒的岩石結晶等天然物，也當成舍利子來賣。更甚者，將美國設廠在泰國，高科技產品氧化鋁研磨球，傾倒在山區的作廢品，也被宣稱爲「龍宮舍利」。且專指，且號稱有不可思議的神奇意義，而非如下述「關鍵字」梵文字義，單純泛指人或動物（經火化後）的屍骨，不加分辨都當成舍利子大加膜拜，也是天下奇聞。

Sarira[梵音]舍利，設利羅：[梵]骨，身體，固體，（自）身，自己，bone，body，solid，self。

[漢譯]身，色身，身色，軀，體，形，質，形質，像，形像，相，body，corpus，form，morphology，image。堅固子，solid。

Sariputra，Sariputta，Sarisuta：[梵音]舍利子，奢利弗，舍利弗，奢利（富）多

羅，奢利補擔羅：[梵]Sari（母）之子，son of Sari（name of mother）。

[漢譯]身子，秋露子，鷺子，舍利子（阿羅漢，未來菩薩），name of a arhat，future bodhisattva（Buddhist with right wisdom but not yet consum-mate penetration in this secular world）。

Sari[梵音]舍利：[梵]一種鳥，a kind of bird。

Sari：[梵]牝牛，cow。

Putra：[梵]兒子，二人的兒子，兒子與母，son，two sons，son and mother。

[漢譯]子，男子，兒息，son。

又，如下述無量光明（阿彌陀婆）一詞，古梵文原義亦指無量壽（阿彌陀俞斯）。古譯雖意譯為「南無無量壽佛」，唸來不如原音「南無阿彌陀佛」順口，唱唸起來不好聽，而不流行。古埃及的神教與印度的婆羅門教都是以太陽為崇拜對象的，仔細研究起來阿彌陀佛與太陽是有關係的。又數千年來，古今中外，有人常以此暗喻如太陽之「借用」字（實在是太陽崇拜的淨化，攝取太陽崇拜的思想。）有意無意地引伸為「阿彌陀佛」或其他類似菩薩或神名，只重視具有不可思議的擬人化、神（格）化或神話「光明體」或其「化身」或「放光」、「發光」，並且已忽視了實修實證所能激發腦中「無量光」的顯現，忘記其重要教示我人都是太陽系的一分子。

最近竟被不肖之徒曲解利用，某人是某某佛的化身，有救渡眾生的威神力，用來愚弄眾生，騙財騙色，如此豈不令人浩嘆「佛法無邊」，而淪落至如此地步。

如喇嘛教徒每日「唵唵」不忘的四字（word）六音（syllable）咒：Om-mani-padme-hum 唵摩尼呬吽闍（庵乜尼必滅堪），意思是不要「忘」了開啓心中的蓮花，現出如意的寶珠，如今卻變成只唵六音的修持法而已。

古波斯的密特拉教，信奉萬物創造者和萬物之父的太陽神密特拉 Mitra，密特拉誕辰為冬至後的12月25日，舉行宗教宴筵時，使用麵包、酒，用血作洗禮等等。該日也是羅馬帝國時期為歡迎太陽神和慶祝農節的日子。基督教的起源和最初形成期中，就有了波斯、猶太、希臘、羅馬等文化的影響，這些禮儀和節期後來明顯地為基督教所吸收。

又「阿門」一語源於瑣羅亞世德（祆一拜火）教 Zoroastian，意思是「是真實

的」，不是基督教Christendon所獨有，以及原是埃及地方神祇的阿蒙神（Amon）發音、來源或許與「阿彌陀」有關連。埃及的太陽有三個名字，早晨上升叫赫普里；中午叫拉Ra；晚上落下叫阿圖姆Atoum。埃及人基於政治上的原因，把幾個非常強大出名的神，組成威力無比的三一體，叫阿蒙Amon—拉Ra—普塔Ptah。Amon的發音又與台語「喻」相同。

AmonRaPtah或（A）mitra唸起來與Amitabha的發音又非常相似。

耶穌出生後曾經失蹤了，傳說耶穌十二歲至三十歲這段時間，是被東方來的三博士帶去印度。的確另有一說，原來是到印度學了淨土思想。或許基督教的希求「蒙主召見」與往生極樂之思想互有因果也說不定，耶穌十二門徒中之聖多瑪傳說也曾到印度，《多瑪福音》於1945年在埃及被發現，一百四十條的耶穌隨時講出的語言，如實地記載在《多瑪福音》裡，其中說：「神之國就在你們之內，同時也在你們之外。你們知曉自己的同時，就成了人之子。這是告訴你們，認識你自己，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與「佛性內在」的思想是一致的。

關西大學的堀堅士教授將《聖經》與《佛傳》仔細的比較，寫了一本書《耶穌與淨飯John王》結論說基督教是大乘佛教的一支。1958年法國學術調查團發現波斯帝國所流行的阿蘭姆語，也是耶穌時代的日常用語，說不定耶穌曾透過阿蘭姆語而接觸過佛教。兩者均試圖對此兩大宗教作一攀親的連想。

而瑣羅亞斯德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在中亞地區，相互學習並雜居在一起，若說他們之間沒有相互影響，將是不可思議的，宗教文化彼此受了鄰近古文明的影響，更是值得研究的。草原上的印歐人小國、蒙古突厥族諸國，也發生甚多起幾乎是忽然間改變了不同的信仰，人民如何適應？更令人好奇。就以古馬其頓以及古羅馬兵士馬鬃式的頭盔造型，是否影響成了喇嘛們法會時所戴的法帽？必竟是那麼相同的呀！（大陸學者陳正祥考證甘肅皇城灘的裕固族人，可能是漢朝時從羅馬帝國東來的逃兵，與游牧於河西走廊的小月支民族，通婚形成的。）

古代黑髮棕黃皮膚的閃族人與蛇有甚深的神話關係，造成印度教主神毘濕奴的坐騎是阿難陀蛇（龍）王。後來造成密教金剛護法有甚多是以蛇王為瓔珞纏臂等雕像，其淵源極深。更令人驚奇的是佛教護法神將韋陀天，原來在印度教裡就是濕婆神的兒子，即知密教時期的經典已大量收編了印度神祇。

又，如將「阿彌陀佛」梵文Amitabha之「婆」（a）bha，原為梵文之漢文「音

譯」字，而並非一般人所認知之「聖者」、「覺悟者」或「佛陀」buddha之「佛」，且其梵文「意譯」字義為「（放）光（明），太陽」，全字梵文意譯為「無量光」，係「太陽光」之借用，但其是否會用肉眼見「放光」或是否為「光明體」，並不在像上。尤其印度教的主神毘濕奴的梵文原意是「日光遍照」也是太陽神的信仰。

而中國解釋為「阿彌陀」這個「佛」，固然，此字於密教係指常寂光之一「色光」之名稱，但也無關於其是否只重視大師人體「放光」而已，也是一絕。

又如「南無阿彌陀佛」原為向佛禮讚、發誓、發願，意指「我謹此皈依無量光」的借用語，如今卻成為日常見面的寒暄詞或僥倖的代用詞，此也是一絕。

由於中國古來習於簡化字辭方便作詩，南無阿彌陀佛之梵音應該唸如「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咒」之開頭Namah Amitabha (ya) Tathagata皈依無量光明的如來，有時卻簡化到只用「彌陀」mita兩字而已，教人不可思議。

Namah, Namas: [梵音]南無，捺謨，捺麻，那謨，那麻，納謨：[梵]皈依，歸依，歸命，敬禮，虔誠崇拜，to adhere to, reverently adore。

Amitabha, Amitayus[梵音]阿彌陀佛，阿彌陀婆（耶），阿彌陀，彌陀，大彌陀：[梵]無量光，無量壽，無量光明，放大光明，unlimited longevity, unmeasurable high-light。

[漢譯]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燄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無量壽佛，法報化身Triakaya，甘露王Amrta，西天教主，西方接引，大慈大悲，本師和尚，法界藏身，常被用為佛教徒的寒暄詞，（祝您）無量壽，無量光明，（wish you have）unlimited longevity and unmeasurable highlight, an ave of Buddh-ist usually used。

原始或南傳佛教所不知或所無的佛，可能源自波斯或伊朗，為大乘泛神多神教pantheism之多神pantheon之一，住於西方淨土Sukhavativyuha，被認為其淨土為涅槃前之中途站，其化身為觀音菩薩，故其三位一體像為觀音在其左，大勢至菩薩Mahasthamaprapta在其右，其他有Ksitigarbha與Nagarjuna成為五佛。來歷不明。

也由於大乘新創阿彌陀佛信仰，不准女性直接上西天，而需比男性至少多一道關卡，需要多一張的「皈依證」簽證。亦即，女性應先到東方或東天由藥師佛施行「變性手術或手續」，使女性變為男性，才能到西方或西天極樂世界，「免費」享

受在人間是屬各種「苦因與惡業緣起」的，自尋煩惱的金銀財寶、山珍海味、錦衣玉食、如雲美女、霓裳歌舞等等榮華富貴，作為苦難的游牧民族們死後往生最大的理想。

Namah Amitabha[梵音]南無阿彌陀婆：謹此虔誠崇拜並皈依無量壽、無量光明，
I hereby reverently adore and adhere to unlimited longevity and unmeasurable highlight。

在音譯方面，如Avalokitesvara有這麼多異譯的音譯，[梵音]阿唎耶婆盧羯帝爍鉢囉耶、亞略巴魯幾參督勒呀、阿縛盧枳伊溼伐羅、耶婆盧吉帝、盧樓瓦。若不知這些音譯字為「同義字」時，即再過百年後會鬧出如意譯之異譯「觀（世）音，光（世）音，觀自在」為不同人物之笑話。

而中國所謂的《佛學大辭典》，並非《梵漢或漢梵辭典》，而是針對佛經古漢譯文的「漢文註解或名詞解釋」，亦即《佛學漢漢辭典》而已，根本無異於歷代依漢文譯文說文解字，百家爭鳴，牽強附會，自圓其說，或自作聰明畫蛇添足，或瞎子摸象，各說各話。

但在欠缺認識佛教起源的歷史背景，及其起源與時代背景之相互關係與影響的情況下，邏輯思想上，漏洞百出的「註疏」，對於研讀與研究佛經之疑議，在解惑方面並無太大意義與助益，反且越描越黑，令人莫衷一是，更加混淆不清。尤其古大師們最喜歡賣弄他的博學，本來直接能看得懂的經文，被大師一注釋，反而複雜不明白了。

尤其在無視、無識於該古漢譯文，根本是錯誤的轉述與譯文，或該數個或數十個「音譯」或「意譯」字詞，根本是同一個人、事、物的異譯，還以不同人、事、物解釋得津津有味，頭頭是道，口沫橫飛，更是令人嘔飯，而有瞎子摸象之憾。如在打佛七時教說要如何參「南無—Namah」之「無nothing」字為何意？！

又，人人對神光二祖「斷臂求法」的傳說故事竟信以為真，難道禪宗祖師會那麼地愚蠢或殘忍來對待求法者？後期發展的禪宗把達摩嫡傳弟子慧可稱為二祖，神光·慧可對菩提達摩的教言遵行嚴謹。當在北周武帝時代毀佛行動時，他被暗殺者（或說是賊人）砍斷一臂的。神光泰然地堅從其師訓，未感覺痛苦，他用火薰乾傷口，用布包紮止血，再繼續乞食，若無其事般。

而另一資料指出，天平初年（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西元五三四年）京都由洛陽遷至鄴都，神光也到鄴都，當時有禪師道恒徒眾千人，勢力強大，惟恐在洛陽已「言

滿天下」之慧可奪去他的徒眾，便對慧可大加排斥，甚至危及生命，傳說慧可斷臂與此有關。

電影或傳說的故事很多是虛假的，真真幻幻讓人無從分辨了。或許是他宗故意編造的故事，用來給欲傾向禪宗者的警告，或準備「敬禪宗而遠之」，或後來的人爲了標榜禪宗之「難」得，自己編造的故事，何況宋朝沙門道原所編著的《景德傳燈錄》並未有如此記載，是後來在普濟撰寫的《五燈會元》才出現此「斷臂求法」的傳說。

根據《續高僧傳》裡道宣指出：「菩提達摩初抵宋境南越，未又北度至魏。」此劉宋（西元四二零至四七九年）期間是達摩抵華時期；達摩首席弟子之一僧副，約十七歲時拜達摩爲師，於西元五二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故知達摩抵華是在西元四八零年，流行民間傳說達摩於西元五二七年抵華，並與梁武帝相晤之事實屬誤傳。中國佛學家對年代的考據，的確要更加努力了。

最難接受的是中國禪宗編造達摩是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以及後來傳法儀式後留下「法脈書」說法。西天二十三祖《師子比丘簡傳》寫明師子比丘爲信奉邪教的國王彌羅掘所殺，當其在生之日，他未能覓得一適當繼承者。故證明師子比丘死後，印度的「世代相傳」法統已斷，達摩之傳承就如同淨土宗用「隔代跳傳」的了。（淨土宗初祖慧遠逝至十三祖印光逝，共計有一千五百五十五年。）

在梵文「古漢譯」時，翻譯者都無法翻譯，而用「音譯」之無數「音譯」字詞，數千年來，中國後人不知如何弘法修法，弘何法，修何法，真是很無奈，也很爲難。也難怪連弘法者與註釋者自己都不解其義，只好含糊其詞，亂說一通，甚至將「音譯」字詞，視爲「意譯」字詞，加以說文解字，或將梵文「音譯」字詞，本應以梵音唸法爲依據，卻以漢文之「辭海」字典爲依據，做爲該字詞之讀音，更使聽者與讀者懵懵懂懂，也時有所聞，真是嗚呼哀哉。

如「阿彌陀佛，Amitabha」、「阿難，Ananda」、「阿羅漢，Arhat」、「阿僧祇，Asanga」、「阿修羅，Asura」之「阿」，硬說應依「辭海」漢文辭典，應唸「ㄛ」（Omitabha?），而不可唸「Y」，是最教外國佛教徒納悶的；「大乘」之「乘」，梵文字義爲乘載器具或車子或車輪，可度眾生，而非「小乘」只度自己，但數千年來，中國人乘或下乘」只度自己，但數千年來，中國人卻又依「辭海」漢文辭典，硬指應唸「盛、勝」而不可唸「乘載」之「乘」，否則「上乘、下乘」也應唸「盛」。

月亮支護者或崇拜月神的「大小月支或月氏，Chandra-dhara」遊牧民族的胡人之「月支」，古又寫成「禺氏」、「禺知」，古音之「禺」唸「拗」音，而非現代「肉」音，硬說應唸「肉支」，不可唸「月支」。「阿僧祇」的「祇」，應唸為「臍」。明明是修行、道行、苦行僧、行善的「行」，硬說應唸修「沆」、苦「沆」，不可唸為「形」；「觀想」的觀，硬要唸成「貫想」，也是一絕，而且連供養唸供「仰」或供「樣」都要分別。

又如「人間菩提」一詞的創造者，到底知不知道何謂「菩提」，此中國文學史與文字學上的一大笑話，此也是一絕。

早期有出家人自稱「拙僧」那是不知僧伽Sankhya簡稱「僧」仍是團體，不可是個人。「比丘 Bhiksu」是指上乞佛法以練神，下乞食物以養身。「沙門Shamans」的意思是息心清淨、識心達本的修淨行者。所以住持題字時，自稱沙門比較正確，因為臺灣地區乞食的情形已經很少了。

梵文Dasa是奴，Dasi是婢，Upasaka是近事奴，Upasika是近事婢，Prasanna是清信士，Tevacika是信者，早期佛教不將在家人視為奴婢，後來卻將俗人視為次級人，授與優婆塞Upasaka戒、優婆夷Upasika戒以服侍三寶，原始佛教的四眾平等，從此卻變成「僧尊而俗卑」矣！

曾是豪富深知人情世故的富樓那尊者由遠地返，知大迦葉與阿難結集了佛法，大迦葉希望他加以承認，但「說法第一」、「雄辯第一」的富樓那不予同意，即說：「你們結集的固然很好，但我還是相信我親自從佛所聽說的法。（希望自己按照從佛陀處所聽聞的那樣，修行佛陀的教說。）」因此，我們可知為了維護僧團，佛法第一次結集後，尚未完備，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並未得到當時全體佛弟子的承認，即自後來三次的結集，是否完全保持佛陀說法時的原貌，更值得深思。

應知所謂源自天竺、梵國之佛教或佛經，並不是依序傳入中國的，大小乘教義常有的相互矛盾處，國人不知其演變過程，雖經大師們努力地「妥善解釋」，無寧說是中國另創的或「中國式」的佛教與佛經（如武則天時代），或是後來受到相鄰政教合一Hierarchy—僧侶統治—延習婆羅門教—古埃及法老Pharaoh 制度的各國創作的佛經，互相交流引用，而非梵國原有的佛教與佛經。

如，有註疏將nirvana音譯涅槃之「nir」與「vana」，說其梵文原義分別為「圓」與「寂」，故涅槃為圓寂之意，但依「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之註解，分別為「不」與「生」。中文可同字，不同音、不同義，如「金剛經」說：「若見諸相非相，即

（現）見如來。」那麼佛性可現，但可見嗎？都值得去探討的。

在人腦第三腦室能明點激光的松果體位置也叫泥丸（Nirvana涅槃）宮，尤其位於腦部深處的海馬，在記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任務。靜坐修行到腦磁能核爆般開發，腦內電磁波brain waves光迴盪oscillations，其磁能（冷）產生氣滴，即所謂醍醐灌頂——倒垂的千葉蓮花開放時，就是將腦細胞作了全開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渡邊格認為：逐漸了解腦部結構之後，可能會明瞭「只有在人類腦中才會後天性產生思索自我的系統。」所以元代國師邱長春與八思巴道、密交流後，有了稱呼腦部泥丸的奧妙發現。

在古代既無《梵漢辭典》，又請來一位不懂或不精於漢文的梵文佛經專家，或由一位不懂或不精於梵文的漢文佛經專家，翻譯梵文佛經為漢文，或同一經文由數位語文與佛學程度參差不齊的翻譯者翻譯，或不同經文分別由不同程度的翻譯者翻譯，致發生這種錯譯、增譯、減譯或異譯的現象；更有者為考量中國風俗國情之需要，遷就文化不同之特性，並迎合政治環境，或被政治所操控，應能理解。

但現代既有完備的各種中外辭典，及高度文明與文化水準之下，仍還到處可發現類似的情況與註解，則實屬不該，尤其再讓如此以訛傳訛地流傳近三千年，如今再以任何藉口，不思重新整理、檢討、統一，而再流傳下去，愧對佛陀、佛法與眾生。

又為何古今漢文註釋或註疏，不少將「色」解釋為「形」，何所根據，否則，僅以漢文之字義而言，「色」絕不可能有「形」之意義，而此「形」又是何所指，各家註釋常含糊其詞地略過，如「苦、集、滅、道」為何稱為「四諦」，此「諦」何意何所指，苦、集、滅、道等四字之間，有何關係，各字又何意何所指？

有謂「集」是聚起、起因，「集」是苦之因，苦是「集」之果，「道」是修道、修行之道，是滅之因，滅是「道」之果。若然，則為何將果寫在前，將因寫在後，為何要倒因為果，將「集、苦、道、滅」寫成「苦集滅道」。

亦即，根據因果關係，甚少有人會將「種豆得豆」，倒因為果，說成「得豆種豆」。

故，「苦集滅道」，或可解釋為，苦有多種，歷經多種苦聚集之後，證悟而入滅後，就可成就佛道之正道，則就書寫前後順序、各字字義、與各字相互關係的邏輯上而言，較能令人接受。

又如，「念」係指意念或思念或念書，「識」係指知識或意識或判識或識別或認識，「正等」是真正平等或上等或正當之意，等等問題，也是古漢文與古註釋常打混，或許是佛經浩瀚來不及詳讀，才有含糊其詞略過之通病，也是一件有趣的探討課題。

故本書特別列出「關鍵字」一項，將同一梵文字詞在同一佛經前後文，或不同佛經經文中，翻譯為各種不同「音譯字」與「古漢文意譯字義」，都羅列出來，以利研讀佛經時，能互相參考，易於瞭解其字義。

亦即，可將這些不同的「古漢譯」之「音譯」或「意譯」之錯譯或異譯字，視為「同義字」，則一看到這些不同的「音譯字」或「意譯字詞」，即能瞭解，原來都是同一梵文字詞或同一漢譯字或字義，而易於融會貫通，瞭解文義，即能免於再受數千年來古漢譯文「望字不能生義」，或百家爭鳴牽強附會註解之苦。

也從此人人不再需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或終其一生，研讀或敲誦這些錯譯、增譯、異譯、音譯的中國式或他國自創的所謂佛經與佛學，以期證悟佛學、佛性，而影響日常正當工作與生活，以延宕政經文明進步。

本書列出「關鍵字」之目的，在於希望發心研讀佛經者，齋戒沐浴淨心，清除古漢譯文與古註疏，不再自我或被古漢譯文與古今中外之百家註疏，侷限於古漢譯文之表面字詞與註疏之古老思考模式之窠臼，能以此「關鍵字」之中外字義，盡情發揮想像力，以嶄新合理而富有邏輯思考的方式與方向，重新研讀、研究、理解佛經之真諦。

故，本書也在「本文」中，以嶄新的邏輯思考模式，以英文與漢文白話文試譯《心經》一篇，以饗諸大德。

在翻譯與理解佛經方面的此一嶄新思考方式與方向，猶如有人提供的佛陀與菩薩古畫像，全為長髮蓄鬚，瘦骨嶙嶙的標準印度人種像，或身寬體胖的標準波斯或希臘人種像。

可明顯的看出，為何不同地區的佛教，會有不同的戒律。而今台灣以及中國比丘則為剃度出家，且古之佛陀與比丘全賴托鉢化緣而食，不可能對絕大多數葷食者之施主要求素食，故可見剃度與素食之說與規定，也並非全然當時之真相與必要。佛法有「隨方毘尼」的原則，如果站在維護佛法的立場，只要不違背大綱，就可隨順當地的風俗習慣，也就是說應該隨便乞食該地方的飲食。

Muni-kesa [梵音][梵]蓄有如Muni釋迦牟尼般（長）髮的。[漢譯]

古印度天氣炎熱，動物肉很容易腐敗發臭，唯有吃蔬菜才沒有體臭，自認為「吃素是清淨行」的純種婆羅門，是非常瞧不起吃肉的其他種姓，嫌他們身上有臭味很難聞。沒有體臭者比較受信徒尊敬，所以部分佛教僧人學習或延襲婆羅門吃素的習慣，並強調吃素者的優越。但是藏密及南傳的僧人，如今仍不堅持要吃素，很多人仍然修行有成就。

梁代以前漢僧可食「三淨肉」，至梁武帝制定《斷酒肉文》，並下令僧眾禁食酒肉，違者依王法治問，形成漢僧素食的習慣。近代日本的和尚即改蓄髮娶妻生子葷食喝酒，緬甸善法派僧侶抽煙、嚼檳榔、穿鞋、戴帽，中國北方與日、韓寒冷區為療治疾病與禦寒，也准許喝酒，稱為「甘露」或「般若湯」或「涅槃湯」，但仍不忘失修行，仍受當地人所敬仰。又，玄奘在那爛陀寺時，每日更受有檳榔二十粒等等之待遇。

舉此諸例並非鼓勵放任，昔者可行，今者不必效法，乃今之醫學證明酒、肉、檳榔確屬不佳。佛教禁止無益的殺生，但隨順飲食前，面對已犧牲的生物時，應有「由於你們的犧牲，使我人的肉體得以成長，我們衷心的感恩於你，希望你死後也能成佛。」藏僧飲食時，除了作以上的觀想，並會以咒語祝禱。漢僧自不必以吃素來自高有別。

若人人為求佛道而非剃度出家不可，才可修佛法弘法，則世界將全為寺院，將向何人化緣而食。終日誦經、禱告、素食、戒殺、唱咒、修道，把當代優秀的知識分子都限制一起，在共同為追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付出大半生心力，正好上了「大希臘化順民政策」的圈套。

更或許是佛教本質上的寬容性格，反成為弱點，在漫長的歷史上亦未曾扮演一次宗教戰爭的主角，（但早年有阿育王的「不信則殺」的強迫信仰；近年來已有緬甸的佛教與印度教徒之戰等）遇到其他宗教入侵時，亦欠缺與外敵爭生存的耐力。佛教每逢具有強大自我主張之他種因素介入時，總有自動引身而退的傾向。而佛教徒個人被訓示如此，也很難在社會上立足長久。

以蒙古——突厥族建立的古代諸國為例，從匈奴入據洛陽到滿族進入北京之一千三百年間，全民信了佛教，不但國力變得貧窮，就連戰鬥力也失去了，生存餘地全賴鄰國的臉色。古印度佛教沒有戰鬥力，就受到狂熱的回教伽日尼王朝、土庫曼阿富汗王朝、蒙兀兒Mogul帝國入侵，分別統治各長達三百多年，造成分裂為今之

阿富汗Afghan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喀什米爾 Kashmir；近代英國入侵二百多年，又失去了孟加拉Bengal國。因知印度這兩千年來有三分之二時期是被外族統治。

被懷疑摻有迷幻藥草的火供Homo、絕食與禁慾都會產生喜悅與幻覺，本來是假想卻使哲學家無從批駁而反過來參加。注意力集中會使人局部或全身不感痛苦，並求取神性。若將「禁慾」之禁絕貪念與不當縱慾，「貪、瞋、痴、慢、疑」之疑心疑鬼與猶豫優柔寡斷，與「住」之不當執著，解釋與規定為俗人不可有科學文明進步原動力的正當傳宗接代（化身的產生）本能性慾、懷疑、執著、夢想，則此世界將回到數千年前的原始人時代，甚至無人世界。（原古戒律規定在家居士「不邪淫」，而比丘是「不淫」。）

印度的前三種姓，同有入宗教生活的特權與義務。他們的一生分為四期：梵行期Brahmacarya、家住期Garhastya、林棲期Vanaprasthya、遁世期Sannyasa。住家期仍能婚生後代，佛陀早期也如此，有婚生的生活。做為近尼泊爾山城部落酋長兒子的悉達多，其於王子時有耶輸陀羅、喬比迦、鹿王三妃，並生有子善星Sunaksatra與羅侯羅Rahula（後皆出家），自然全社會自動供養僧侶，沒有計較。

在印度的宗教與倫理的典籍裡，充斥著數不清的誇言浮詞，為的只是滿足其特有的關懷：保持有系統地殫思盡慮的完整性。無限堆砌的修飾用形容詞、比較與象徵，透過巨大的數目來加強偉大和神聖之印象的努力，以及淋漓盡致的無數幻想，在在使得歐洲讀者筋疲力竭。難怪西方近代文哲大師韋伯研究梵文經典時，常覺表現得無比巨大，多采而富於幻想，便以「誇大！誇大！」四字作為結語。

後來密教更收編了印度教最高的神濕婆不動忿怒化身為不動明王，印度教的諸神被採納入密教，並賦與佛教思想的教化，都成為佛教的守護神，於是龐大的印度神話就進入佛教中無法分辨了，似是而非的神話導至信徒不易覺悟自性，一生在滿天神佛中度過。古代匈奴人與西斯基泰人，將敵人的腦蓋骨與眉毛平齊鋸開，其外包以皮鞘，其內嵌以黃金，以為酒杯之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南絲路演化的密教，有護法右手持偃月彎刀，左手捧頭蓋骨的造形，就是延襲古代草原野蠻的文化影響。

藏密紅教三大護法之一的「一髻佛母」一眼、一乳的造形，很可能是源自公元前七世紀後期，出生於普洛康奈斯島的希臘詩人阿利斯鐵阿斯曾到中亞地區旅遊時，並據他見聞所寫下的長詩《獨目人Arimaspea》裡記載居住在額爾齊斯河流域的齋桑泊附近的獨目的阿里馬斯普人：人口眾多、勇悍善戰、畜牧發達，他們毛髮鬣鬣，面貌奇特，只在前額當中長著一只眼的獨目人。

在歷史上，當一個新宗教獲勝時，原有古老宗教的神就會被貶為魔鬼。即使是devil魔鬼這個字也是來自印度的神Deva。新約《啓示錄》第十二章提及野獸「龍」一撒旦Satan組成了一支軍隊向上帝挑戰，描寫的就是高格Gog與馬高格Magog的游牧民族與基督徒打仗的神話故事。當基督徒打敗居爾特Celts人時，古老的太陽神盧格Lug與大地母神瑪特羅娜Matrona諸神立刻被貶為失敗的叛軍，而由利百加天使來取代。如古波斯的善良神祇，成為古印度婆羅門的惡神，如拜火教的最高神阿父拿末達Ahura mazedah，成為吠陀之阿修羅Asura，在古代是常見的事。

中國三國時代的關羽，因其為忠勇之表率，死後近四百年成為中國佛教護法神，清同治三年，西元1864年，甲子年，鸞門更傳說關公受禪，被「選舉」為天界第十八代的玉皇大帝——玄靈高上帝。而抗金的岳飛，雖也一度稱神，但至清朝，滿人係金族後代，故獨尊關羽，而貶除岳飛。這也是印度、西藏、日本佛教徒料想不到的事。

印度諸神掌控了人的生命輪迴，俗人相信只有以無私無我的奉獻與祭祀，才能脫離惡業。令人感嘆的是印度在今天同樣堅強地在信仰著那些長久以來一直漠視地注視著她的貧困、艱苦的許多神祇。印度這個「僧眾跋扈」、「聖者為害」的國家，的確須要以一種清新活潑的渴望，等待它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啓明運動。

古老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 Sutra指導著幾乎百分之九十文盲的印度民族，促使社會形成墨守成規、僵硬刻板的制度，碰不得Untouchable的賤民曾受到佛陀的收容、教導，但智慧無法突破殘酷的階級制度。現今的印度賤民，默認業障的訓示、實現，而不思改變。是否過度的「業障說」也在影響著台灣的佛教徒，讓他們一直想放棄今生，急於求往生西方，使「稱名唸佛」、「帶業往生」大大流行。

若更想踏入宗教詩與哲學典籍的領域裡，那麼便有一條累人的路等在前面。源自印度的佛教，似乎離不開相同的模式。閱讀中文大藏經一遍需時三年，一生能閱藏三遍，就很不簡單，古代在無正統教育制度下，經藏是很好的「教科書」，但自古即未加揀擇照單全收，致其內容龐大異於其他宗教，況且有心研讀也不見得能完全融會貫通。

天台智者大師特別宣稱：「佛跡世世是正天竺金輪刹利，老、莊是真丹邊地小國柱下書史、宋國漆園吏，此云何齊？」突顯表示佛出身王族，而老莊出身低微階級。反造成與佛陀「傳播人人平等，而無視身分和階級的區別。」的革命理念，也在中國產生不同的認知。

但歷經近二千年，中國佛教應該已找到佛教的精華，卻又不知在那裡？主要是標榜「信、願、行」而已，並不是去「信、解、行、證」更失去禪修、證悟的經驗，不解佛經假說的本來面目，全部在文字上錯用功，或陶醉在龐大的神話中。或者把藏經慎重地、神化地供起來拜，部分修行人以為依現有之《朝暮課誦本》每日唱誦外，就不必要去翻閱、研究大藏經。

而弘法之要，在於明心見性與身體力行的身教，並非大量印刷令一般人不解其義的錯譯、漏譯、異譯與音譯的經書，與建造龐大華麗寺院，浪費消耗有限資源。故，對於佛經之重新翻譯，及統一嶄新合理增刪、解釋、認識，與依實際環境需要，重新界定是屬必要。